



葛 仙 人 戲

葛 仙 人 戲

楚 剧

戏曲

中国戏曲研究院編

葛 麻

(楚 剧)

武汉市楚剧团改編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目 录

編輯凡例

葛麻(楚劇) 武漢市楚劇團改編(1)

附 录

楚劇《葛麻》選曲 易佑庄整理(34)

葛 麻

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

(北京王府大街64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販賣業許可證字第096号

崇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統一書號：10069·436 定價31,000 开本787×1092mm^{1/32} 印張1/16

1959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數 00,001~10,000 冊

定价(7) 0.16 元

編輯凡例

一、編輯《戏曲选》的目的，是为了总结解放以来，在整理、改編和創作戏曲剧目方面的成績，以此向各地提供优秀剧本，和交流整理、改編与創作的經驗，从而促进我国戏曲艺术的發展与繁荣。

二、《戏曲选》所选的均是各剧种最有代表性的优秀剧目。它們經過長期舞台演出的考驗，具有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，对人民富有积极的教育作用。

三、《戏曲选》所选剧目，仅限于解放以来整理、改編的傳統剧，和創作的現代剧与历史剧。未經修改的优秀傳統剧目，不包括在此选集內。

四、在选定剧目时，除了衡量剧作的文学水平外，还考虑了它的舞台演出效果。

五、《戏曲选》除选入剧本外，还附有評論文章、选曲和剧照等，以便讀者从本集里，不但能够讀到优秀的剧本，还能了解剧本的演出情况。

六、《戏曲选》录入評論文章的目的，是为了讓讀者了解所选各剧的整理、成長过程，以及观众和戏剧界对它的評价。所載的評論文章的論点，力求鮮明、公正，但在某些問

題上，我們同意評論者与劇作者不同的見解并存。

七、《戏曲选》录入选曲的目的，是为了讓讀者了解所选各剧音乐上的特色与創造。但是演員所唱的詞有时和剧本上的詞有些出入，如要求完全服从剧本，曲譜便要受影响，故不强求統一。

八、《戏曲选》所选剧目，均已取得各省（市、自治区）文化局的同意，有的是他們直接推荐的。但是我国剧种剧目極多，群众的創作層出不穷，很难在短时期內，拟出十分恰當的全目來。为了使这部选集更好地体现出“百花齐放，推陈出新”的精神，希望广大讀者也随时向我們推荐优秀剧目，并指出我們工作上的缺点。

九、为了滿足广大讀者不同的需要，《戏曲选》分別以專集和單本形式出版。

我們謹向热情支持与帮助編輯这部选集的各地党组织、文化主管部門和剧团致以深深的謝意！并望今后繼續給予我們帮助。

中国戏曲研究院

1959年12月

人 物

葛 麻——雇工。

張大洪——穷書生。

馬 鐸——地主。

馬金蓮——地主的女兒。

第一場

大換小出場，馬鐸上。

馬 鐸（念）往年家貧窮，如今成富翁。

老夫馬鐸，娶妻康氏，膝下所生一女，取名金蓮，昔日与張仁交好，將吾女許配他子大洪為妻。开亲之时，两家貧窮，如今我家發富，吾女若配这門穷亲，豈不做了貧賤之人。老夫有意誑他进府，逼写退婚文書，好将吾女另选高門大戶，一來女兒終身有靠，二來与我門風有光。好倒是好，叫哪个去喊他呢？（想）我家雇工葛麻，倒也十分能干，叫他前去誑他进府，就是这般。（向內喊）

葛麻走来！

葛 麻 (内)来了！

葛麻上。

葛 麻 (念“古板”)

甲子乙丑年年混，
想起帮工真气人，
员外是个暴发户，
悭吝刻薄待穷人；
他吃白米饭，我吃糙米羹，
他在那里吃，我在这里恨；
吃的吃，恨的恨，
可恨老狗无有良心。(回句，进)

见了员外丢揖。(见礼。)

馬 鐸 見礼。

萬 麻 見了旁人一礼要还我一礼，见了员外昂昂不动，豈
不丢了一个人揖？

馬 鐸 总是見礼。·

葛 麻 好。見礼你家，有何吩咐？

馬 鐸 命你去找人。

葛 麻 找哪个？

馬 鐸 找張大洪。

葛 麻 張大洪是你家什么人？

馬 鐸 是老夫的門婿。

葛 麻 啊。

馬 鐸 門婿呀！

葛 麻 噛!

馬 鐸 哎，你这狗才緣何应起声来了？

葛 麻 員外，上說下应，越說越有勁。

馬 鐸 只准点头，不准应声。

葛 麻 好。你往下說。

馬 鐸 从前張馬开亲，两家貧穷，如今我家發富，小姑娘要另选高門大戶，命你叫他前来，写下退婚文書，你快去快来。（起身欲下。）

葛 麻 是。（背語）这老狗起下嫌貧愛富之心，他还不曉得我与張大洪是老表。哎，我自有道理擺布这个老狗。

（叫住馬鐸）員外叫我找張大洪，到哪里去找呢？

馬 鐸 （回头）到他家去找。

葛 麻 哪个人不出外呢？

馬 鐸 你到贊学家去找。

葛 麻 他那穷，哪有錢讀書呢？

馬 鐸 到大街去找！

葛 麻 他差人家的錢，还敢上街？

馬 鐸 你这狗才，一人找一人，难道还找不到嗎？

葛 麻 对，找他呀，那好有一比……

馬 鐸 好比何来？

葛 麻 好比藥鋪的甘草。

馬 鐸 此話怎講？

葛 麻 一抓就来了。（唱“四平調”）

員外吩咐我遵命。（下。）

馬 鐸 （唱）定要退掉这門旁亲。（下。）

第二場

張大洪上。

張大洪（唱“四平調”）

時不至來運不通，

家徒四壁遭困窮。

滿腹文章中何用，

三餐難飽腹中空。

岳父家去借貸把大街攏……

圓場，葛麻上，相遇。

葛 麻（唱）見了表弟打一躬。

表弟，哪里去啊？

張大洪 只為家中貧困，無法渡日，找岳父借貸去的。

葛 麻 哪個？你找岳父借錢去的！待我来看看。

張大洪 表兄，你看什么？

葛 麻 我看你忘記帶枕头來咧。

張大洪 帶枕头來做什么？

葛 麻 把頭枕得高高的，好癡心妄想呀！

張大洪 表兄，這是何意？

葛 麻 什麼意思呀？你岳父起了一個心思。

張大洪 什麼心思？

葛 麻 从前你們開親之時，兩家貧窮，如今他家發富，他

不願意把姑娘嫁給你這個穷女婿，叫我將你誣進他家，

写下退婚文書，好另行擇配，你还想找他借錢？

張大洪 听表兄之言，那我只有轉去。（欲走。）

葛 麻 慢点慢点，大丈夫只有上前，哪有退后的道理。

張大洪 依表兄之見呢？

葛 麻 依我之見哪，躲是不中用的，你就跟我去見他，那個老狗要是叫你退婚，你是个讀書人，你就與他面理，他有來言，你有去語嘛！

張大洪 表兄，你是曉得的，我、我……

葛 麻 你就万一答对不上来，还有表兄我吵。

張大洪 哪个？有表兄你！

葛 麻 吓，我跟你說，那老狗还不曉得我們是表兄弟，此番去到他家，就照我的眼色行事，你我做成圈套，擺布那个老狗！

張大洪 那就全仗表兄了。

葛 麻 好。走啊！（唱“四平調”）

慢說你我是姑表亲；

就是外人也要打这抱不平；

張大洪 （唱）有劳表兄把路引。

葛 麻 （唱）不覺来到你岳家門。

到了！

張大洪 待我进去。（正想进去。）

葛 麻 你这个人莫慌吵，你来了总是一个客位，讓我先进去告訴你岳父知道，要他請你进去。

張大洪 他嫌我穷，怕那老狗不会請我进去。

葛 麻 他不請你，包在我身上。

张大洪 那就有劳表兄。

葛 麻 稍等一会吓。(进门)有請員外!

馬 鐸 上。

馬 鐸 葛麻回来了?

葛 麻 回来了。

馬 鐸 我命你找的人呢?

葛 麻 是張大洪吵,我找得来了。

馬 鐸 哼哼,老夫的網早就撒好了。

葛 麻 怎么吓,員外还撒得網在,撒得大呀,还是撒得小?

馬 鐸 撒得大怎样,撒得小又如何呢?

葛 麻 撒得大就網着了。

馬 鐸 撒得小呢?

葛 麻 那呀,撒得小網不到,他就跑了。

馬 鐸 他跑吓!哼哼,老夫家中人丁甚多,叫他們去打。

葛 麻 打?——員外,用不着那些人去打,只要一个人对付他就够了。

馬 鐸 那叫哪个呢?

葛 麻 就叫我啊。

馬 鐸 你会打嗎?

葛 麻 (轻松地)那不是吹的話,睡着的狗子我一脚踢得牠飞跑。

馬 鐸 (高兴地)那我倒看不出咧。

葛 麻 你真是三十斤的鯧魚,把我側看了。

馬 鐸 好,少时就命你去打。事情成功,重重有賞。

葛 麻 賞我倒不要。那張大洪是讀書之人，少時你們兩人
要面起理來，你要說他不過，那我是不要动手打呢？

馬 鐸 当然要动手啊！

葛 麻 那我就先告罪。

馬 鐸 告什么罪？

葛 麻 动起手来，你就站开些，不是別的，这打架——人
長得有眼睛，这拳头沒有眼睛，你家要碰到它呀，那就
不能怪我的呀。

馬 鐸 就是誤碰两下，为小姑娘的事，老夫不見怪于你。

葛 麻 我也不会有心打你老人家吵。

馬 鐸 好，把他叫进来。

葛 麻 唉，員外，他到此总是个客位，这“叫”就有些不
雅吧。

馬 鐸 不叫，依你的呢！

葛 麻 依我說把他請进来。

馬 鐘 老夫就是見不得这个穷鬼，还請他咧！

葛 麻 你見不得，哪个又見得呢？不过这一回总是要見
的，只要他把退婚文書写了，以后再不見就是的了。

馬 鐘 好，看在你的分上，权且有請。

葛 麻 (出門) 你岳父在請你啦。

張大洪 哦，他在請啦。

葛 麻 这个請字是我与你爭出来的。

張大洪 有劳表兄。

葛 麻 呀，进去了就得改口，莫叫我表哥。

張大洪 嘿嘿嘿，我知道了。

葛 麻 随我进来。(进门。)

張大洪 岳父在上，小婿这厢有礼。

馬 鐸 (很不屑地)罢了。葛麻，看坐位。

葛 麻 好，張大相公請坐。

馬 鐸 (慢吞吞)看茶来。

葛 麻 穷人喝个么茶啊。

馬 鐘 去，去。

葛 麻 是，是。(进茶，先送員外，后送張大洪)張大相公請
茶。(打量他們之后)員外，雜種!

馬 鐘 噢，什么話!

葛 麻 噢，茶盅的話。

馬 鐘 还早。

葛 麻 哦，还早，还早。

馬 鐘 接杯。

葛 麻 (接，然后向張大洪)張大相公，茶杯。

張大洪置杯与馬鐸杯相叠。

葛 麻 (看)我的表弟倒有些意思，把杯子这样放着。嗯，
借这个机会，我来要这老狗几句。吓，張大相公!

張大洪 什么?

葛 麻 一个人穷要穿得干淨，富要富得宁馨吵!

張大洪 我是哪里不干净?哪些不宁馨?

葛 麻 怎么?你还在“裝佯吃象”。

張大洪 什么呀?

葛 麻 拿出来。

張大洪 拿什么?

馬 鐸 葛麻，你在吵什么事？

葛 麻 吵什么事呀？这个女婿难怪你不要的，这样爱小利。

馬 鐸 爱什么小利？

葛 麻 喝了茶，把茶杯偷得去了。

馬 鐸 (看)几个人吃茶？

葛 麻 两个人吃茶。

馬 鐸 你要几个杯子？

葛 麻 我要两个杯子。

馬 鐘 (取杯)你看这不是两个，是几个杯子？

葛 麻 哟，是两个。哎，員外，照这个彩头看哪，小姑娘的婚事退不成。

馬 鐘 怎見得？

葛 麻 他們兩人這對姻緣，員外的意思是想把它拆開，從這個彩頭看，不但沒有拆開，它還配擋了。

馬 鐘 嘿，什麼話！

葛 麻 (送茶具下，又上，看他們在那裏不言不語，背語)看表弟坐在那廂，身上沒有穿着好衣服，人都是縮頭縮腦的，我不免把老狗噓了過來，弄件把衣服，讓他穿起再說。(吹)噓、噓、噓！……

馬 鐘、張大洪尷尬地對了一下眼色，馬鐸不耐地走過去。

馬 鐘 葛麻你噓些什么？

葛 麻 你老人家穿得這好，你看他穿得這坏，要是來個把客人也觀之不雅，頂好是借件把衣服讓他穿起來。

馬 鐘 怎么，老夫要他來了，退婚文書未寫，還能把衣服給他穿？

葛 麻 你把一件衣服給他穿在身上，你曉得他心里会儿喜欢，叫他写的时候，提笔就写，拿笔就画，退婚文書写了，我可以剥得下来的！

馬 鐸 你剥得下来，好，叫你安人拿件旧衣服来。

葛 麻 我曉得。（下，取衣上）張大相公，这是你岳父把你穿的。

張大洪犹疑。

葛 麻 （示意）穿起来。

張大洪穿衣。

馬 鐸 （看，然后把葛麻拖在一边）葛麻，叫你拿旧的，你怎么把我的一件新的拿来了？

葛 麻 你不能怪我，只怪安人。我要說拿衣服給張大洪穿，她一定不把，我只好撒謊說員外要去吃会酒，要拿件旧衣服穿，她老人家一生爱面子，她說：“拿一件新衣服穿起来好甩牌子呀，乖乖！”

馬 鐸 你叫哪个乖乖？

葛 麻 安人是这样叫的吵。

馬 鐸 哎，老乞婆真不会办事。（上坐。）

葛 麻 （打量張大洪一番）你看把衣服一穿，人都伸头了。
(想) 噢，他腰里一文錢沒有，趁此机会，或是銀子或是錢，弄几个他“統”倒(装入口袋的意思)再說。嘘、嘘、
嘘……

馬 鐸 （偷偷地望了張大洪一眼，下位）你又嘘些什么？

葛 麻 退亲事总是要銀子的，你就先将錢把給他。

馬 鐘 哼，退婚文書还没有写，怎能把錢把給他呢？

葛 麻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啊。把錢把給他，窮人見了白銀子，心里几喜欢，叫他写退婚文書也写得快些，退婚文書拿在我們手里，这衣服剥得下来，銀子也拿得过来的。
这都是为你家的呀！

馬 鐸 (想，很滿意)嗯，为得好。那把他多少錢呢？

葛 麻 把一千两。

馬 鐸 一千两？哎呀我的天哪，那你杀我一刀，我都不得肯！

葛 麻 我漫天要价，你家就地还錢。

馬 鐸 (很干脆)好，我也不少把，把两串銅錢。

葛 麻 两串銅錢就退个媳妇，你屋里有几个，我都退它！

馬 鐸 哼，什么話？

葛 麻 我是比方話，你要把少了，他的退婚文書还是不得写，依我說还是把銀子；这銀子我还是夺得回的。

馬 鐸 那、那、那太多了！

葛 麻 最少你家也要把二十兩銀子。

馬 鐸 好，叫你安人把那灌鉛的假銀子拿二十兩。

葛 麻 員外，那提都不能提。灌鉛的銀子，要是能夺得过来便罢，要是夺不过来，他拿到街上去用，別人看到銀子成色不好，一剪子夹开，內面灌的是鉛，追問这銀子是哪里来的，張大相公必然說咧，这是馬府退亲来的，那人家就会說，你看馬員外这个老狗呀！……

馬 鐸 呀！你罵哪个是老狗？

葛 麻 哪个敢罵你？

馬 鐸 你在罵我咧！

葛 麻 是那些人罵你，我學得你看的。

馬 鐸 那些人为么事罵我咧？

葛 麻 为么事罵你呀？別人还要說咧，退亲都用灌鉛銀子，人家还要罵你發的是混賬財，万一告到衙門，謹防把你的家財充公，那才不得了咧。

馬 鐸 （先很緊張，慢慢松弛下来）哎呀，不是你提起，老夫險些办錯了。

葛 麻 是的眇。

馬 鐸 那，那就拿好銀子；我去拿，我去拿，我去拿。

（下。）

葛麻对張大洪示意，叫他不要胆怯。

馬鐸上，拿着銀子难舍，不停地观看、撫摩。

葛 麻 銀子拿来了？

馬 鐸 拿来了。这是足色紋銀，（恨不得收起来）二十两咧，少时你要夺回来哟！

葛 麻 我曉得，拿来哟！（从馬鐸手里拿了过来，轉送張大洪。）
馬鐸痛心地走过去坐下。

葛 麻 張大相公，这是你岳父把得你的，二十两銀子你
“統”好哟，少时怕的要打起架来，小心照护銀子。

馬 鐸 （更痛心，跑到一旁）葛麻过来！

葛 麻 么事呀，員外？

馬 鐸 你这狗才說的什么說？

葛 麻 我沒有說什么話吓。

馬 鐸 你关照他，叫他打起架来照护銀子，他把銀子照护好了，你是怎样夺过来呀！